

上周,我们声乐学会有一个去山西柳林地区慰问演出的任务,承办方为了节省成本,安排我们出行的演员乘坐一辆商务大巴从北京开往柳林,乘坐时长要超过十个小时。作为会长,我拒绝了承办方请我乘飞机前往的建议,和大队人马一起坐上了大巴。一路上,我们这些会唱歌的演员不寂寞,在作曲家陈光老师的手风琴伴奏中快乐前行。跟着伴奏,我们唱了很多歌曲,其中,还有两首即将要登台演唱的小合唱曲子,大家说借此机会再练习一下。歌曲一首接一首,大家唱得开心,连开大巴的司机师傅也听得很开心。我听见小合唱的歌手们在练习即将登台演唱的一首《乌苏里江》,这是陈光老师的作品,忽然想到,还有一首呢。于是我

说,哎,再练一下《回娘家》嘛!两首歌不能只练一首啊。陈光老师停下手里的风琴,说,刚才唱了啊,你没听见吗?我说,没听见啊,你们确认唱过《回娘家》了?确定啊!好几个人回答。他们唱过了,可我确实没有听见,即便在我耳边十几个人在大声练唱我也丝毫没有听到。原因是,当时我睡着了。出发前,就有人问我,车程这样长,超过十个小时,窝在座位里,你受得了吗?我说,没事儿,我有法宝,我能睡觉。是的,睡觉是我的法宝。凭着这个法宝,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我半生的健康与年轻的状态,你相信吗?还记得有一次,郭淑珍老师找我,要我跟她去参加某一个报社做的主题聚会活动,到那儿要住一夜。住的地方有个挺大的游泳池加水疗吧。我喜欢游泳,便十分开心地陪着郭老师去了。到那里以后,晚上吃过饭就去游泳了。那么大的一个游泳池,里面竟没有一个人

在。梁头康尾,他们分别是梁启超和康有为。那么“头”与“尾”二字又作何解?这里涉及一个耸人听闻的告密事件,得从清末民初名士梁士诒说起。

梁士诒(1869—1933),广东三水人。梁一生行事,多记载在《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梁士诒二十一岁时,与小他四岁的梁启超同榜中举;二十六岁成进士,应殿试,以二甲为翰林院庶吉士。1903年,清廷开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名列第一。但此时官场上到处是腐败官僚,应试特科人才身上的新气象,也遭这些人嫉视。他们放出流言,说应试特科者中不乏革命党,这就引起了慈禧的警觉。老太后急忙召见她信任的一个大臣,问他:“特科流品庞杂,心术不端,有所闻否?”

慈禧不知道的是,她召来的这个大臣,也是嫉视梁士诒的。于是他趁机答道:“一等第一名梁士诒,广东人,为梁启超之弟;其名末字又与康祖诒(康有为原名)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真不知这个奸佞大臣与梁士诒有着什么深仇大恨,罔顾事实,把本无血缘关系的梁士诒说成是梁启超之弟。世人皆知,在晚清帝后之争中,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站队光绪一边,导致慈禧对康、梁二人恨之人骨。现在听说梁士诒是梁启超之弟,顿时就感到“益不悦”。然而就因为自己姓名与“梁头康尾”沾边,竟成为遭他人诬陷的口实,这也着实让梁士诒感到官场生态的凶险,以及清廷的腐朽。“遂不与复试”,赶紧脱身。后“应北洋总督袁世凯聘,为北洋编书局总办”。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梁士诒任总统府秘书长。其时举凡外交、财政、交通等事务,他都

处理;从另一方面讲,权力也可谓大矣。但诚如左舜生指出的,“权所在者众必争,名之高者谤斯集;……士诒既握大权……又不肯附和,于是杨士琦、杨度辈,乃藉克定(袁世凯长子)以进言于袁氏,谓士诒心怀叵测,勾结军人,欲为总统……”据梁士诒自述,他曾在一年间,被莫名参劾十六次。

当然,梁士诒后因站队袁世凯称帝遭人诟病,这也是他咎由自取。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施行的“以工代兵”战略,因有功于国、有益于民,故一直为人称道也是事实。原来1914年7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告局外中立,此时梁士诒除了向袁世凯提出停付各国赔款、将关税盐税提存本国银行、与英国合作等建议外,更具前瞻性他指出:“战争结果,德奥必难幸胜,我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对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于国家前途,当不无裨益。”因其时中国尚未参战,无法派兵。梁士诒遂以私人名义,克服重重困难,组织起惠民公司,前后招募二十余万华工赴欧,以工代兵。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但由于国内内战正剧,无从派兵赴欧。果不其然,欧战行将结束时,日本惧怕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发言,于日不利,于是煽动各国公使,向我提出中国参战不力。结果1918年,陆征祥、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大声告诉全世界,梁士诒创办的惠民公司,曾派出二十余万华工赴欧助战。“于是协商各国始无异议,卒于和会中争回权利不少,可见此一举措影响中国国际地位为何如也”。(左舜生语)

梁士诒有这样的作为,这恐怕是那些曾以“梁头康尾”的诬名来打压梁士诒的奸佞大臣没有想到的吧。

你没听见吗?我说,没听见啊,你们确认唱过《回娘家》了?确定啊!好几个人回答。

他们唱过了,可我确实没有听见,即便在我耳边十几个人在大声练唱我也丝毫没有听到。原因是,当时我睡着了。出发前,就有人问我,车程这样长,超过十个小时,窝在座位里,你受得了吗?我说,没事儿,我有法宝,我能睡觉。是的,睡觉是我的法宝。凭着这个法宝,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我半生的健康与年轻的状态,你相信吗?

还记得有一次,郭淑珍老师找我,要我跟她去参加某一个报社做的主题聚会活动,到那儿要住一夜。住的地方有个挺大的游泳池加水疗吧。我喜欢游泳,便十分开心地陪着郭老师去了。到那里以后,晚上吃过饭就去游泳了。那么大的一个游泳池,里面竟没有一个人

在。梁头康尾,他们分别是梁启超和康有为。那么“头”与“尾”二字又作何解?这里涉及一个耸人听闻的告密事件,得从清末民初名士梁士诒说起。

梁士诒(1869—1933),广东三水人。梁一生行事,多记载在《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梁士诒二十一岁时,与小他四岁的梁启超同榜中举;二十六岁成进士,应殿试,以二甲为翰林院庶吉士。1903年,清廷开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名列第一。但此时官场上到处是腐败官僚,应试特科人才身上的新气象,也遭这些人嫉视。他们放出流言,说应试特科者中不乏革命党,这就引起了慈禧的警觉。老太后急忙召见她信任的一个大臣,问他:“特科流品庞杂,心术不端,有所闻否?”

慈禧不知道的是,她召来的这个大臣,也是嫉视梁士诒的。于是他趁机答道:“一等第一名梁士诒,广东人,为梁启超之弟;其名末字又与康祖诒(康有为原名)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真不知这个奸佞大臣与梁士诒有着什么深仇大恨,罔顾事实,把本无血缘关系的梁士诒说成是梁启超之弟。世人皆知,在晚清帝后之争中,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站队光绪一边,导致慈禧对康、梁二人恨之人骨。现在听说梁士诒是梁启超之弟,顿时就感到“益不悦”。然而就因为自己姓名与“梁头康尾”沾边,竟成为遭他人诬陷的口实,这也着实让梁士诒感到官场生态的凶险,以及清廷的腐朽。“遂不与复试”,赶紧脱身。后“应北洋总督袁世凯聘,为北洋编书局总办”。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梁士诒任总统府秘书长。其时举凡外交、财政、交通等事务,他都

处理;从另一方面讲,权力也可谓大矣。但诚如左舜生指出的,“权所在者众必争,名之高者谤斯集;……士诒既握大权……又不肯附和,于是杨士琦、杨度辈,乃藉克定(袁世凯长子)以进言于袁氏,谓士诒心怀叵测,勾结军人,欲为总统……”据梁士诒自述,他曾在一年间,被莫名参劾十六次。

当然,梁士诒后因站队袁世凯称帝遭人诟病,这也是他咎由自取。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施行的“以工代兵”战略,因有功于国、有益于民,故一直为人称道也是事实。原来1914年7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告局外中立,此时梁士诒除了向袁世凯提出停付各国赔款、将关税盐税提存本国银行、与英国合作等建议外,更具前瞻性他指出:“战争结果,德奥必难幸胜,我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对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于国家前途,当不无裨益。”因其时中国尚未参战,无法派兵。梁士诒遂以私人名义,克服重重困难,组织起惠民公司,前后招募二十余万华工赴欧,以工代兵。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但由于国内内战正剧,无从派兵赴欧。果不其然,欧战行将结束时,日本惧怕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发言,于日不利,于是煽动各国公使,向我提出中国参战不力。结果1918年,陆征祥、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大声告诉全世界,梁士诒创办的惠民公司,曾派出二十余万华工赴欧助战。“于是协商各国始无异议,卒于和会中争回权利不少,可见此一举措影响中国国际地位为何如也”。(左舜生语)

梁士诒有这样的作为,这恐怕是那些曾以“梁头康尾”的诬名来打压梁士诒的奸佞大臣没有想到的吧。

睡觉这件事

吴霜

游。当我又游又泡了挺长时间后,回到房间,郭老师正坐在床边看白天开会时的一份文件,见我回来,她和我聊起家常。我去浴室洗澡后,便在郭老师对面的床上躺下了。我耳边听着郭老师还在和我说着什么,只觉得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遥远,后来差不多消失了,而我也似睡非睡地游离在睡眠内外。只是还记得最后听到郭老师说了一句:跟你说话啊,那个……哎?睡着啦?……我什么都听不见了,之后就真的进入梦乡了。

我很能睡,确实如此。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合里睡着,没有挑房间的问题,经常有人会“认床”,对我来讲这个问题不存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能很

得处理;从另一方面讲,权力也可谓大矣。但诚如左舜生指出的,“权所在者众必争,名之高者谤斯集;……士诒既握大权……又不肯附和,于是杨士琦、杨度辈,乃藉克定(袁世凯长子)以进言于袁氏,谓士诒心怀叵测,勾结军人,欲为总统……”据梁士诒自述,他曾在一年间,被莫名参劾十六次。

当然,梁士诒后因站队袁世凯称帝遭人诟病,这也是他咎由自取。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施行的“以工代兵”战略,因有功于国、有益于民,故一直为人称道也是事实。原来1914年7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告局外中立,此时梁士诒除了向袁世凯提出停付各国赔款、将关税盐税提存本国银行、与英国合作等建议外,更具前瞻性他指出:“战争结果,德奥必难幸胜,我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对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于国家前途,当不无裨益。”因其时中国尚未参战,无法派兵。梁士诒遂以私人名义,克服重重困难,组织起惠民公司,前后招募二十余万华工赴欧,以工代兵。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但由于国内内战正剧,无从派兵赴欧。果不其然,欧战行将结束时,日本惧怕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发言,于日不利,于是煽动各国公使,向我提出中国参战不力。结果1918年,陆征祥、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大声告诉全世界,梁士诒创办的惠民公司,曾派出二十余万华工赴欧助战。“于是协商各国始无异议,卒于和会中争回权利不少,可见此一举措影响中国国际地位为何如也”。(左舜生语)

梁士诒有这样的作为,这恐怕是那些曾以“梁头康尾”的诬名来打压梁士诒的奸佞大臣没有想到的吧。

活动,双方合作内容包括:从该网近三百万的图书数据库中结合百道好书榜,筛选出采购参考书目为书展社科精品馆、文学精品馆、国学馆等提供详细书目信息;根据上海书展组委会选定的出版机构名单,邀请近200家出版机构推荐好书,每家推荐2本重点书,在展前半个月,以表格形式提供给甲方,具体书目内容包含书名、作者、出版社、定价、出版时间、内容简介等。

2015年,“八月好书大推荐”成为上海书展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出版人和名人名家导读推荐活动,邀请近300位上海和全国各界文化名人和出版机构掌门人为读者提供个性化书单参考,其中包括陈佳洱、张颐武、陈晓明、刘东、傅杰、叶辛、韩少功、

快沉入梦乡。我曾经一度对自己的睡眠产生过疑问,因为我发现我的睡眠里没有梦境。在长时间的睡眠里不做梦,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了?去问医生,人家先是不回答我的问题,然后笑了,弄得我莫名其妙。人家说,这是你的福气啊!你不是没有梦境,是你的深度睡眠造成了你你没有机会记得你的梦。睡得太好啦,睡眠质量好呗。原来如此,我得拍手祝贺我自己的睡眠能力了吧。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在八小时左右,那就错了。我一天的睡眠时间其实只有五六个小时,有时甚至还会少于这个时长。睡八个小时吗?那还是我儿时的记忆啦。如今的我似乎没有福气再有那样昏天黑地的睡眠了,因为需要我在清醒的时候做的事情太多了。当你从孩子变成了成人,当你变成了努力生活并且想活得尽量优秀的人,你所要做的事情就逐渐增加,这些事情侵占了你的睡眠时间,你的睡眠被残酷地牺牲掉了。

那么,这是不是如今很多人逐步变成失眠一族的原因呢?我的不少朋友有睡眠的问题,经常睡不

蝉鸣声声

赵玉龙

这幢房子的背后还有一个园子。在围墙边,还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我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它繁茂的树冠。从树冠上传过来一阵一阵蝉鸣声,却找不到它们在哪一根树枝上。

法布尔的《昆虫记》里说,蝉为了在夏天的树枝上歌唱五个星期,要在黑暗的地底下做四年的苦工。如此,绚烂的生命就得到了体现。有一天,我也应该会在一根高高的树枝上唱响我的那首绚烂的夏日之歌,和这些响亮的蝉鸣声一样清脆。



金宇澄、陈丹燕等近百位学者、作家、书评人等知名人士和国内出版界近200位出版人。同时,每家出版社展位上都有相应出版人的推荐书展示,使好书推荐和实体营销同步进行,使参展出版社增加了参展的知晓度和销售力。

2016年,我们进一步加强书单发布、落地与推广。丰富展场户外大广告牌、室内大展板、活动阅读推荐手册、推荐书单等,提前做好图书采购备货与布展,为读者做好服务。2017年合作推出“社科精品馆”,分为逸史趣闻、史学管窥、历史普及、中外佳作、智慧科学、人性哲理、文化传承、心理励志、军事战争、依法治国、社会政治、传记故事、经济百态、财富问道等14个门类陈列。摆放在“社科精品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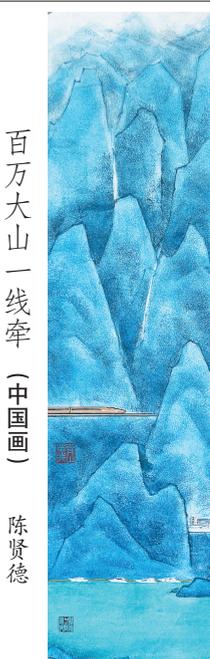
着,有时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一夜一夜地无法入眠,搞得自己十分痛苦,明明困得要死却迟迟不得入眠。于是看医生,吃药,或许能短暂入睡,隔一段时间又会重蹈覆辙。

这是许多现代人的时髦病吧?有人说我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二百五,脑子空空,心里简单。其实就是个婴儿心态,会在任何情况下心无旁骛地获得一种孩子般的睡眠。

若真是这样,岂不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吗?睡不着的人,难道不是心里烦躁太多,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麻烦太多,以至于心中的焦虑太多因而导致你无法入睡吗?白天的麻烦,或许还觉得多么严重,却会在安静的长夜里加深并加重了事情的复杂和沉重感,于是心中的沮丧和懊恼更加夸大更加沉重。你怎么可能睡得好?

那么,是心理出了问题吗?而且,这种情况如果总是持续发生,或者失眠变成了一种惯性,产生了肌肉记忆和心理反应,即便白天没有矛盾和麻烦,到了夜深人静时你一样还是睡不着。

我总结了,由于睡眠这件事对人来说太过重要,像我,是个唱歌的,睡眠不好会影响嗓子,嗓子疲劳还怎么歌唱?所以,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吧,那样你就可以在深夜时分忘掉白天的烦恼,让自己得到一次最好的睡眠时光。



央的“向大师致敬”展台成为年度上海书展的亮点之一,该展台集中展出简·奥斯汀、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徐志摩、汪曾祺、路遥、梁实秋、张恨水、周有光、柳萌、骆宾基、贺友直、曹聚仁、杨绛、陈忠实等中外已故名人的经典著作近200种。书展期间,该展台深受读者的喜爱,总是被读者重重包围。据统计,书展期间,“社科精品馆”合计售出图书近9000册。

上海书展一向以品质著称,坚持向品质致敬。从2014年开始的名家推荐,推荐与销售同频,上海书展的影响力、购买量、品质多赢,也为众多读者展示了实体书展的魅力。

我和上海书展
责编:郭影

35年过去了,我的耳畔还经常回荡着两种声音:军号声和电波声。它们在山谷里的回声格外悦耳,有着不一样的美感。当时听来没有太多的感觉,而今回味,则有无尽的眷恋从心底浮起。

坐了一夜的军列,我们一群新兵在黎明抵达钢城。半个小时后,军车来到一座大山的山脚下。远远地,我们就听见锣鼓喧响,高音喇叭播放着《我是一个兵》等雄壮的歌曲。大家都明白,部队大院到了。接兵干部告诉大家:这座山叫大孤山,是千山的余脉,眼前的这个山沟叫羊耳峪。

1989年4月4日上午,我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军号声,那种明显区别于电影里冲锋号的声音。这声音是嘹亮的,微微有些刺耳,但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神秘力量。从此,在起床号、集合号、熄灯号等各种军号声中,我们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新兵军训无疑是极为艰苦的,从齐刷刷、正步走、跑步走到站军姿、整理内务,自己动手洗衣服,学习针线活儿,缝缝补补,拆洗被子,站岗放哨,等等。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必须经历。在炎炎烈日暴晒下,一动不动站军姿;在疲劳至极深度睡眠的夜里紧急集合,行军10公里……这样的时刻,我开始思考自己投笔从戎是否有些草率,我开始没日没夜地想家,我学会了抽烟。

让我最为享受的时光是办黑板报。当战友们走向训练场,指导员突然点名让我留下,按照他的要求先写出稿子,然后用各种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炮制”一期图文并茂的黑板报。这也大约需要半个上午或半个下午的时间,虽说这事儿也并不轻松,但相比于汗流浃背的体能训练,我更享受“吟诗作画”的氛围。我先写新兵训练当中的好人好事,连队工作的小简讯,然后静上一首小诗。那时候,我不过才正式发表过两三首小诗,更多的习作根本无从发表。索性,我就把小诗“发表”在黑板报上,却也赢得了战友们不少的赞许。

3个月后,“漫长”的新兵连结束了,我们都戴上了列兵军衔,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学兵。

学兵区别于军校学员,军校学员毕业了就会走上干部岗位,而学兵是指学习军事业务技能的战士,学成后以战士的身份服务于部队的各种军事岗位。我所在的学兵七队全员学习报务员专业,其他学兵队还有标图和操纵员专业。从此,羊耳峪不再只有军号的声音,还有“嘀嗒,嘀嗒嗒,嘀嗒嗒嗒”发电报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对于报务员而言,电键就是武器。一台小小的电键在手,其战斗力超过无数枪炮和千军万马。然而,想熟练自如地操作电键发报,那可不是一日之功。

我们先是跪姿学起,中指跪在按键上,拇指和食指捏住按键,然后抖动手腕,一下子一下子敲击按键,使得电键发出“嗒”和“嗒”的声音。一天里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我们的中指第一关节和指甲之间的部位开始化脓、裂口。即使这样,练习也不能停止。边练习,中指伤口边结痂,然后再化脓,再结痂,如此往复几次,中指第一关节处留下一个圆形的疤痕,多年无法消除。有的人,这个疤痕甚至伴随一生。

抖腕的手有了节奏感,对于电波的听力敏感而熟练,飘荡在山谷里的电波声像音乐一样充满了美妙的旋律。这时候,战友们大都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我们会挑剔抗战电影电视里发电报的手部特写,觉得那些演员太业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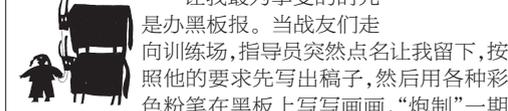
不再撕心裂肺地想家,开始爱上了这个叫羊耳峪的山沟。

都把报务员比喻成顺风耳,那么这个形似羊耳的山沟,是不是在无形当中成全了我们的青春梦想和抱负?一群志在四方的年轻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大山无言,风声过耳,军旅生涯在此高调起跑。秋末冬初,我们背上各自的背包,在大孤山脚下与战友洒泪而别,奔赴真正的高山海岛,践诺保家卫国。

多年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在钢城一个朋友的陪同下,再次来到羊耳峪。可惜的是,当年的军营已不复存在了。我默默地环顾着羊耳峪,欲哭无泪,哽咽着。

消逝的电波

李皓



让我最为享受的时光是办黑板报。当战友们走向训练场,指导员突然点名让我留下,按照他的要求先写出稿子,然后用各种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炮制”一期图文并茂的黑板报。这也大约需要半个上午或半个下午的时间,虽说这事儿也并不轻松,但相比于汗流浃背的体能训练,我更享受“吟诗作画”的氛围。我先写新兵训练当中的好人好事,连队工作的小简讯,然后静上一首小诗。那时候,我不过才正式发表过两三首小诗,更多的习作根本无从发表。索性,我就把小诗“发表”在黑板报上,却也赢得了战友们不少的赞许。

3个月后,“漫长”的新兵连结束了,我们都戴上了列兵军衔,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学兵。

学兵区别于军校学员,军校学员毕业了就会走上干部岗位,而学兵是指学习军事业务技能的战士,学成后以战士的身份服务于部队的各种军事岗位。我所在的学兵七队全员学习报务员专业,其他学兵队还有标图和操纵员专业。从此,羊耳峪不再只有军号的声音,还有“嘀嗒,嘀嗒嗒,嘀嗒嗒嗒”发电报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对于报务员而言,电键就是武器。一台小小的电键在手,其战斗力超过无数枪炮和千军万马。然而,想熟练自如地操作电键发报,那可不是一日之功。

我们先是跪姿学起,中指跪在按键上,拇指和食指捏住按键,然后抖动手腕,一下子一下子敲击按键,使得电键发出“嗒”和“嗒”的声音。一天里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我们的中指第一关节和指甲之间的部位开始化脓、裂口。即使这样,练习也不能停止。边练习,中指伤口边结痂,然后再化脓,再结痂,如此往复几次,中指第一关节处留下一个圆形的疤痕,多年无法消除。有的人,这个疤痕甚至伴随一生。

抖腕的手有了节奏感,对于电波的听力敏感而熟练,飘荡在山谷里的电波声像音乐一样充满了美妙的旋律。这时候,战友们大都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我们会挑剔抗战电影电视里发电报的手部特写,觉得那些演员太业余了。

不再撕心裂肺地想家,开始爱上了这个叫羊耳峪的山沟。

都把报务员比喻成顺风耳,那么这个形似羊耳的山沟,是不是在无形当中成全了我们的青春梦想和抱负?一群志在四方的年轻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大山无言,风声过耳,军旅生涯在此高调起跑。秋末冬初,我们背上各自的背包,在大孤山脚下与战友洒泪而别,奔赴真正的高山海岛,践诺保家卫国。

多年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在钢城一个朋友的陪同下,再次来到羊耳峪。可惜的是,当年的军营已不复存在了。我默默地环顾着羊耳峪,欲哭无泪,哽咽着。

十日谈

我和上海书展
责编:郭影